

■ 回忆录

## 家乡柿子红

□ 刘琪瑞

寒潮之后,北方的天气骤然冷了起来。此时,母亲让小弟捎来了十来个“烘柿子”,她知道我打小好这一口。但见那一个个冻得红彤彤的柿子,晶莹剔透,鲜艳夺目,轻轻揭开蒂把儿,撮口一吸,沁凉凉、鲜甜甜,甭提多美了。

老家在鲁东南,记忆中村子的东头有座小土山,早年间山坡上栽植了几棵柿子树,每到秋色浓重时,老柿树上缀满了一嘟噜一嘟噜青青黄黄的柿子。秋风吹得满树柿叶殷红,霜色染得满枝柿子黄艳,这时节,母亲和我们兄妹采摘了大部分硬邦邦的柿子,留作懒柿子(脱涩)、晒柿饼之用,留下一小部分柿子让严霜冻成“烘柿子”。怕那些馋嘴巴的鸟儿啄食熟透的红柿子,她早早用油纸、书报把低处的柿子一个个扎裹严实,只留高高的树梢上那些柿子任由鸟儿们啄食解馋。包裹了的柿子在寒风中摇曳,经了一场又一场寒潮与霜冻,充盈的水分渐渐浓缩,那种浓重的涩味也被糖化了,这时候母亲踩着高腿凳子,小心翼翼采摘下来,放在面缸里再陈放一阵,取出来就成了软烘烘、甜蜜蜜的“烘柿子”。

母亲还喜欢炮制“雪柿子”。我们采摘的那些青里透黄的柿子,母亲总要留下一篮两篮的,待到漫天大雪时,就把那些厚实的涩柿子端出来,吩咐我们深埋进僻静处的雪窝里,还要覆盖上臭橘枝子,防止被牲口或者野兽扒了去。

等到年根儿,我们都把这档子事儿忘到了脑后,母亲就说:“你们去园子里看看,我冻的雪柿子熟透了吧。”我们忽然记起来,回想着雪柿子的风味,拎着竹篮子,欢呼雀跃跑去,母亲在身后喊:“可要当心哟,别让臭橘枝子扎破了手……”

那些雪柿子被冰雪冻得硬邦邦的,需要在温水里化上一两个小时。化开了的雪柿子像一个个红灯笼,鲜艳艳、晶亮亮,在满目一派萧条肃杀的隆冬,看着都让人暖心。母亲说:“吃吧吃吧,小孩子肚子里有‘小火炉’,化得了雪柿子的凉哩。”揭开蒂儿,小嘴对着那个口儿滋滋一吸,沁凉鲜甜的汁儿就进了肚儿,我们舔着嘴唇咂摸,还想再吃,母亲劝道:“好东西也不能贪吃,当心吃坏了肚子哟!”她把那些还没有软化的雪柿子收藏进玉米皮儿编织的小囤子里,留着除夕守岁时再品尝。

老柿树上采摘来的大部分柿子,母亲选了肥厚的尖柿子用来做柿饼。趁着天气晴好,母亲先把摘下来的柿子摊开晾晒七八天,稍稍干爽了,再用转刀刮去外皮,而后用麻绳一个个串起来,搭在架好的木架子上,让寒风和霜花一遍遍洗礼,再让冬日的暖阳一次次照晒。一般来说,这些柿子连晒加冻十天半月后,母亲还要一个一个捏上一遍,一来是把籽儿捏掉,二来可以感受柿子的软硬程度。半个多月后,我们揭开上面的竹子叶,再来看面缸里的柿饼,已经析出来满身的糖霜了。放在嘴里一尝,入口温软筋道,甜糯鲜爽,果香浓郁,风味独特,直到如今,我仍回味无穷。

《盛放》  
谢添 作

## 想起了炉子

□ 王溱

秋去冬来。换季时节,老人最受不了的是冷空气时不时从天而降。寒中思暖,想起了炉子。

炉子是一种家用设备,或曰器具。生在城市里的一些90后,大概不曾见过这古老的铁器,但对其上辈来说再熟悉不过了。

北方老百姓家里的炉子有两种作用:炊事,取暖。

炉子有专门商店出售,样式单一,上面是平面铁圆炉盖,一般由四环圈组成,也有三环圈的。一环套一环,中间是一圆形小盖。这种设计很合理也很实用。炉子是用来炊事的,锅底有大有小,有圆有尖。如果是一个炉盖,很难满足各种锅底需要。多种炉盖犹如“万用工具”,我们的祖先的确很聪明。炉子中间也叫炉膛,圆而鼓的形状是为了多装燃料和散热。炉底是三只“爪子”,起支撑作用,又与炉子

的滚圆造型呼应。实际四只“爪子”更牢靠些。一些自家制造的炉子多为“四爪”,甚至无爪,直接墩在地上。

自制炉子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很流行也很时尚。流行,是指人云我云,争先恐后。但凡有点条件的人家,怎么也鼓捣着做个土炉子“洋相洋相”。说时尚,是因为自制的炉子“功能”多,除了炊事、取暖,还可以烤地瓜、花生,烘干衣服。那时,谁家有个自制的炉子,也算是“本事人家”,令人刮目相看。

对北方人而言,冬天屋里生个炉子,绝对有驱寒化暖的效果。很难想象,外面寒风阵阵吹,屋里没有任何取暖设备,这日子如何过得下去?

同样是生炉子,但效果不尽一致。这就是坊间所说,会不会鼓捣的问题了。

有些人很会“拨弄”炉子,从生起火来开始,久久不熄。该旺时,火焰熊熊,炉火烤

人;要弱时,火煨如眠,熨熨帖帖。这需要经验和技巧。大多数人生起火来旺一阵子,但要保持长久很难。特别到了夜间,不按时加燃料,火很快就熄灭了。

冬天最难过的莫过于晨起穿衣,玻璃上长满了冰花,屋子里寒气袭人,此时多么盼望炉中有火啊!有火就有温暖。然而,这往往是“奢想”而已,事实是此时的炉子多为“冷如冰霜”,要想炉火再生,必须有人勇于“牺牲”。多少回孩子们“划拳”,不愿离开暖窝,最后还是大人们点燃炉火,让房间重生暖意。长辈任何时候都不想委屈自己的孩子。

如今,炉子已成为“历史”,取而代之的是方便省心又卫生的集中供暖和燃气灶。然而,作为怀旧,特别是初寒乍冷时,老人那种特有的念想,却难以消失。毕竟,那是几代人的情感与回忆。

## 桥

□ 孙上

老人们总爱说他们走的桥比我走的路还长,其实现在的桥长得很少会用“走”的方式通过了。但在我的记忆中,始终留有那么一座桥,我一步一步走过,连接的却是两个世界。

那座桥,是村子和外面世界唯一的连接。小时候的我,整日在村子里疯跑,却唯独不敢越过那座安静古老的小桥——奶奶说过,桥的另一端住着“魔鬼”,小孩跑过去,就再也回不来了。年幼的我对此深信不疑。村子里多好呀,有一起玩耍的小伙伴,有疼爱我的奶奶,有那只叫大憨的黄狗,有草丛中的小虫,有荷塘里的蝌蚪……我可不想回不来。

那时候,爸爸妈妈总是隔几个月才能回来一趟,他们太忙,每次见面都会摸着我的头问我乖不乖。在我的记忆里,他们的脸是模糊的,他们在的时候我也并没有变得更开心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隐约听懂了大人间的对话,慢慢地察觉到,自己可能真要离开了。虽然我知道桥的那边并没有“魔鬼”,而是有着更广阔的天地和更优渥的生活,但奶奶说的没错,我过了桥,就再也回不来了。

地,就再也回不来了。

离别的日子渐近,跟在我脚边的大黄狗好像变得碍事了,夏天永无休止的蝉鸣也突然变得刺耳了,村里的小伙伴们告诉我,等夏天过完,我就要去城里上小学了。看着奶奶日益弯曲的脊背和做饭时偷偷拭去的眼泪,我突然很想哭,突然知道了心疼是什么滋味。

那天清早,天蒙蒙亮的时候我们出发了,清晨的淡雾弄得身上潮潮的。看着一路熟悉亲切的景儿,我终于走过了熟悉的桥。在我回头眺望的时候,我仿佛听见了一声叹息从桥的对面传来,那是奶奶。

城市的浮华与新奇让我转瞬之间就忘记了悲伤,边走边看边说,像是一只叽叽喳喳的小鸟,迫不及待地想要触摸这座神秘而繁华的都市。直到我抬头时才发现,这里的夜晚只有霓虹,而家乡的天空却缀满繁星。

高中毕业后,我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去旅行,而是回到了那个美丽的村庄。当我

又一次站在了小桥上时,它还是一如既往地老迈,静静地待在那里,仿佛已被时间遗忘。只有水底圆润的卵石似在说:“我记得!我记得!小伙子你又回来啦!”

过了桥,我一路小跑地奔向奶奶的小院子,心中想着和奶奶见面的场景,迫不及待。可出乎我意料,奶奶并没有热泪盈眶地出来迎接我。

推门而入,我愣住了:奶奶正弓着腰低着头做着饭,脊背弯曲近90度。我知道,她耳聋得厉害,就赶紧过去拍了拍她,奶奶回过回头,就在我要拥抱她的时候,我看到了她的错愕和陌生的眼神,我知道,一切都回不去了。

奶奶没有认出我,年迈的她得了老年痴呆症。过了很久她才明白我是她的孙子。奶奶摸着我的脸,慌慌张张地说要去给我准备吃的,又断断续续地说着,说让我以后回来早点,说让我捞鱼的时候别掉到水里,说抓蜻蜓时要看着脚下,说着她给我讲过无数遍的故事,说着村口那个桥,过了就再也回不来了……

## 雅利美厂迁新址 产品大优惠

直接到工厂无中间环节费用,省花一半冤枉钱

三十年厂家,仅本市拥有几十万用户,产品出口美国、欧洲。工厂展厅内,有欧式家具、沙发、美式家具、中式家具、实木床等,产品齐全,欢迎前来选购!

**厂家优势:** 本市厂家,售后服务有保障;  
备有上千种进口、国产布样,

几百种真皮样板任客户选择,按个人需求制作 (早8:00-晚6:00 节假日不休)

电话: 0532-66718627 13906393346 15966800823 公交路线: 622.382.381.311.110.125.641.619在新源路下车后走80米即到

